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四上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六

鴻範弟六十五

今文尚書十一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注云祿父紂之子也武庚字箕子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

也朝鮮今樂浪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漢書律厤志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又五行志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班固賓戲曰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

風俗通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三國魏志注引辛毗等奏曰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

王廼言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烏嘑箕子

漢書五行志王廼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當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案史記訓騭爲定當本歐陽尚書說書正義引王肅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

是問承民順民何所由與服虔應劭高誘訓詁並異
而於史記爲合王肅蓋亦據歐陽章句爲說也書釋
文引馬融云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illegible]也與
應劭高誘解同然則馬蓋從夏侯說歟史記引書作
於乎漢書引經作烏嘑此歐陽夏侯二家之本不同
也段玉裁曰高注陰陽升陟也當是陰覆陟升也之
誤隲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隲升也史
記作定按隲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
爲定喬樅攷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云隲音質隲定也
此必王肅尚書注有隲讀爲質之語故師古據以注

五行志耳

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宋世家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漢書五行志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所陳皆亂故曰汨陳其五行也

尚書大傳曰汨亂也

案此見華嚴音義當是洪範傳汨陳五行之訓攷說文水部云汨治水也古訓有反義故治之反爲亂也

鯀伊鴻水囙陳其五行

熹平石經□伊鴻水日陳其五行帝下闕

案隸釋載今文尚書殘碑陻字作伊汨字作曰不同者段玉裁曰亞伊雙聲相假借說文土部曰亞塞也从土西聲商書曰鯀亞洪水𡎺古文亞按古文亞字从古文西蓋壁中古文如是小篆易𡎺爲亞玉篇土部亞於仁切書曰鯀亞洪水孔安國曰亞塞也據此則尚書孔傳本作亞與說文合衞包乃改爲陻字段說是也汨說文从水曰聲蔡邕石經作曰卽汨之消借也

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彝倫逌斁

宋世家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駰曰按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漢書五行志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

案說文歺部云殬敗也从歺睪聲商書曰彝倫攸殬則殬乃正字斁其假借字也徐廣史記音義云斁一作釋釋字當即殬之譌段玉裁曰九疇史記作九等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無二說文等

齊簡也

彝倫攸斁

劝固與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

案據典引文知夏侯尚書本亦作彝倫攸斁也

後漢書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逌敘

宋世家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五行志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段玉裁曰作極者是也劉向以堯典四罪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虞書殛鯀于羽山王逸楚詞天問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詩小雅菀柳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者積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誅釋言文此釋言極不作殛之明證也夏本紀云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明晰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魏志武帝紀致屆官渡裴注云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元云屆極也鴻範

曰鯀則極死裴所據者鄭注古文尚書也祭法正義引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帝欲殺之喬樅謂諸所引書皆作殛字說文歺部曰殛殊也从歺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許所偁虞書古文尚書也鄭注古文尚書讀殛為極極誅也殛殊也古文尚書作殛者極之

假借字也極字當本於三家今文故鄭讀從之觀高
誘王逸諸儒皆以殛爲放是今文家書說作極誅解
永嘉以後三家尚書亡而馬鄭王本尚書盛行於世
學者多見作殛字少見作極字故凡經史及諸子百
家皆併爲從殛耳

又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
李奇曰洛書即洪範九疇也

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
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案山海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於

江漢書地理志廣漢郡雒縣云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華陽國志云李冰道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經什邡攷漢志廣漢郡屬縣有汁方應劭曰汁音十近儒臨川紀大奎爲四川什邡令嘗作什邡考云自秦漢已有什邡之名不詳其義今縣北有雒縣舊址以雒水得名水源在萬山中衆流交絡邑乘云三江口山內有九聯坪雒流屈曲環繞禹王廟禹母祠基在焉古碑屹立字跡不可辨疑秦漢間物相傳禹母居此帝王世紀禹生廣柔縣石紐鄉刳兒坪今其地無可攷或云在石泉又云在汶川距章洛皆不遠

雒洛古相通用余惟神禹降生天必錫之苞符洛書之出或當在此河圖圓象天洛書方象地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以圖衍卦從書列蓋洛書八方方皆合十一與九合十六與四合十七與三合十二與八合十初出之時疑卽名之曰十方猶河圖之言五位也此地旣有洛書之祥意十方之名必耤耤久著秦郡縣天下取以名地加偏旁爲什邡什亦作汁邡汁汁並音十邡亦作防並音方世遠遐陬紀載無存後世遂失其自以洛爲河南之洛不復詳考矣又作洛水攷云女几古山名今不可攷要其爲漢

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水固無可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疏云山形上平者名章今泝雒水發源之處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山嶺多上平疑九嶺卽章山也雒水發源九嶺山環繞東北七八十里逕九聯坪東南會章水至高景關出山口名曰雒口河流遂大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河于是正河淺涸遂不知有山海經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女几

之洛與河南讙舉之洛竝著山海經禹固汝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汝山然則洛出書之爲岷山以南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讙舉之洛固事與理之可信者又因洛水及什邡名義證之於洛書方方合十之應固不能置之於不論也喬檖謂天生神禹靈龜出洛洛書八方台十祥瑞之符實爲禹應禹生於汶川紀氏以出書之洛水當在蜀地什邡其說固非無徵也

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三國志管甯傳曰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覩得失反覆也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其祀之令消也若是順也其讀曰恭禦止也降下也章明也侵陵也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

美令奉行之王極或皆爲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案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引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法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據此諸說則鴻範出於雒書今文家古文家說

竝相同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宋世家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曰馬融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皇大也極中也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疑事明攷之於蓍龜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今據漢書五行志則以自初一曰以下皆洛書之文兩說不同馬融從古尚書說故與今文家異五行志

明言攬仲舒劉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是志所引經傳皆用今文尚書說也

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厤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

則薄蝕是也○孟康曰朓行疾側匿行遲也

案羞用五事句漢書五行志引書凡兩見又孔光傳引經文同藝文志引此經亦作羞而釋以進用則作羞字其來已舊矣鄭君詩小雅小緡箋引此經作敬用五事與漢書文異段玉裁曰按作敬者古文尚書也作羞者今文尚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茍與羞皆從羊詩小雅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此從古文尚書說也江聲曰羞當爲茍說文茍部云茍自急勅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案五事乃切身之事人

當自整勅者古文苟字作𦍩與羞相似故誤也江說亦通說文支部敬肅也从支苟肅卽整勅之意或二家今文亦有作敬者故鄭君詩箋據之以爲言耳

又案農用八政尙書釋文引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僞孔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正義引鄭元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王肅從馬說張晏注漢書亦與馬訓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喬樅攷說文酉部云醲厚酒也又衣部云襛衣厚貌醲襛皆從農得聲而義並訓爲厚則農本有厚誼可知矣馬王皆治

古文尚書其三田農爲義者古文說也鄭君讀農爲醲當是從今文家說惜正義引鄭注文不具僞孔傳農厚也云云必是漢儒舊說如此而僞孔氏襲用之耳

又案協用五紀五行志作旪此三家尚書之閒存有古文者師古曰旪讀曰叶和也攷說文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力恊勰協旪叶皆劦之重文恊同心之和也从劦从心勰同思之和也从劦从思協眾之和同也从劦从十旪古文協从日十叶亦古文从口五行志旪字正古文協也此但當云旪與協同小顏不知

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皆是易其字而妄效之宜其爲段氏懋堂所譏也

又案說文卜部云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許所偁書作卟據古文尚書也史記漢書載洪範今文竝作稽蓋同音假借字段氏玉裁以說文書云卟疑四字爲大徐妄增此不然也攷說文繫傳曰尚書明用卟疑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據說文言之者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古文四聲云稽古尚書作乩此則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未可信從當以說文爲正

熹平石經□□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下闕

案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爲皇攷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爲君亦爲大故孔光谷永說皇極竝以大中爲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據中興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

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按書得而上之凡四十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此三家今文所以不能無少異同之處也今據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作皇極作艾用皆與漢志文同是知作王極者歐陽氏之本作皇極者夏侯氏之本也漢志艾用師古注曰艾讀曰乂案隸古定本作乂攷說文丿部云乂芟草也从丿从乀相交艸部云艾冰臺也从艸乂聲辟部云嬖治也从辟乂聲然則乂是芟草艾是艸名與嬖之訓治異以同从乂聲故嬖或消借

作乂或通借艾字爲之依應氏訓誼則字當作㚕依古書假借則字通作艾魏晉以來俗所用者皆但作乂而㚕之正字遂廢矣

嚮用五福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又曰臣聞災異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

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〇
師古曰周書鴻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
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
案向書釋文云嚮許亮切一音許兩反段玉裁曰嚮
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嚮字雖見於
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僞孔
傳云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
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又云一音許兩反者
按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字作饗此許兩反
之證五行志引經曰次九曰嚮用五福應劭云天所

以嚮樂八用五福應注當作饗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永傳作饗也喬樅謂師古釋饗字爲當此必漢書音義舊注語而師古襲用之漢人皆習今文尚書饗當之訓葢三家尚書章句之異義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孼害也

魏志高堂隆傳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怨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四中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六

鴻範弟六十五

今文尚書十一中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史記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集解鄭元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漢書五行志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案史記全載洪範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竝無一二以至八九等字漢書五行志載洪範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又谷永傳引此節皇極皇建其有極皇極上亦無五字說文解字引書云卟疑亦無七字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洪範篇有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三德上無六字可見尚書今文古文皆無此等數目之字僞孔本乃各妄增一二至八九等字是亂經文也宜從刪削

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非水無以準萬物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又曰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案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文如此先大夫曰韓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傳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

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

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

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停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引洪範五行一曰水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交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交金五曰土者三

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藏四行

又廣大故次土也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鴻範合

又曰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

陰陽自偶

荀悅孝惠皇帝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

劉熙釋名釋天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

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

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

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史記宋世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鑠也

又李尋傳尋對災異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按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由是小夏侯有李

氏之學今據鄭說水曰潤下與白虎通誼同足爲白虎通義皆用今尚書說之確證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之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主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盛而升上王注與白虎通誼亦合易睽象傳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亦引此經以爲之說是古

文今文訓詁竝同正義又言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一由其體異故也喬樅攷史記宋世家載此經土曰稼穡不作爰字按爾雅釋詁云粵於爰曰也曰爰訓同竝無異義孔冲遠强爲之解其說近泥然則史記作曰蓋據歐陽尚書王充習歐陽之學者故與司馬子長所述文同此亦三家之本有不同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宋世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冬主萬物固藏鹹者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發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殺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土性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

爲王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
辛稼穡作甘
案高誘注呂覽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
而出即酸所以達生之誼高誘亦用今文尚書說故
解詁與白虎通合
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
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是五者各爲人用引
書傳云云爲證五行即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爲五氣流行在地爲世所行用也

論衡驗符篇曰稼穡作甘

漢書五行志曰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案五行志又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師古云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也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據班氏云云則志所載多述洪範五行傳之文攷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皆向書今文家言也惟歆兼治古文尙書然觀班氏云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又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歆傳獨異是孟堅於歆有微詞故志中歆五行傳別爲一說於古文今文

兩家之言分析甚明先大夫輯向書大傳定本附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其書已別刊行爲縱今於洪範篇僅載伏生大傳洪範傳文其餘各家傳記文多故不具錄云

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鴻範五行傳論奏之

劉向傳贊曰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

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

奪民時作爲姦詐已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如淳曰揉輪不曲揉矢不直也〇臣瓚曰木爲變怪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案志引傳曰者伏生尚書大傳四十一篇中洪範五行傳之文也稱說曰者當是歐陽夏侯等之說所以申釋五行傳者攷漢書藝文志載尚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皆志所稱說曰即歐陽說義二篇之語與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劉昭注補鄭元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享獻也禮志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此獻禮之大略也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耦耕事是以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傷是本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者日月五星旣見適於天矣

案司馬彪續漢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

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則其義皆東漢經師舊說亦今文家尚書之學也梁劉昭注補云注五行補鄭元曰皆出注大傳也鄭注尚書大傳本久已亡失今故全載之以補傳注之逸焉

南齊書五行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

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隋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鸞和之節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徭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蕭吉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賦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胻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涌羣漉陂咎及

嬰盛則魚不爲孽能深藏鯀出見

案董子此篇與洪範五行傳及說大恉相同攷史記儒林傳言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亦云然董子生於漢初爲世大儒於尚書之學自必精通漢書五行志亦云攬仲舒著于篇是班氏已引取其說今故採其書論五行者列於伏生大傳後以資參觀而互證焉

漢書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

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〇師古曰書虞書咎繇謩之辭悊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壄古野字適讀曰

熵炎讀日談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東井主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尙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女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

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天干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熾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案劉昭注補於火不炎上句引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反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其說亦可互證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
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
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
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
雜揉代相是非衆邪竝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
太子逐功臣以孼代宗則火失其性
南齊志曰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
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旣遠羣賢在位則爲
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
內間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

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熯本朝外熯觀闕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案南齊志雖不標所出然其詞與五行傳同此蓋亦鴻範傳之文也以下三節並同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

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烖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鴟羣鳴鳳皇高翔

漢書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

稼穡不成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稼穡不成

蕭吉五行大義曰五行傳及白虎通皆云木非土不生

根荄茂榮火非土不榮得木著形金非土不成入範成名水非土不停隄防禁盈土扶微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須土土王四季而居中央不以名成時故知同時俱起但託義相生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備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君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婬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

蝱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漢書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廼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〇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

凝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〇注鄭元曰參伐爲武爲攻戰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畢主邊兵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宫之政西宫於地爲金金性革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

古之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南齊志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冶鑄不化冰滯凋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仗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威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凉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凉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漢書五行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

也宗尊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灾也○注鄭元曰虛危爲宗廟牽牛主祭祀之牲日在星紀周以爲正在元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逆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潤下流人所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南齊志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尚書大傳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宮之夫人沐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繅三盆手〇注云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獻繭於夫人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繅之也案有三尺之上脫去仞字宜補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

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
廟不禱祠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疵腫水脹
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
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
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
順之則法

又曰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
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

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又曰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又曰中央土者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强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又曰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尚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

故曰金生水

又曰北方者水執法司冦也司冦尙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𣪠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淸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冦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

不勸田事博戲鬬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不率正矣故曰金勝木案如而古書通用誅其不率正矣坊本脫去不字今訂補之

又曰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

夫火者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案坊本作執法者土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字既譌誤又并下節土者君之官也為一

是五行相勝少水勝火之文矣顯係轉寫譌脫今為訂補之如右

又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王所為皆曰可王所言皆曰善諂順王指聽從為比進王所善以快王意導王以邪陷王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又曰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

卒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

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又曰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營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柰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

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
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
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淸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
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
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
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
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
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
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
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火干木蟄蟲蚤出蚿雷蚤行

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

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

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　水

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

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

冬大寒

春秋繁露五行變救篇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

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
秋榮秋水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
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
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
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
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
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
孝弟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
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
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

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究姦軌誅

有罪蒐五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

睿作聖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

智聰作謀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

而從所以為治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尚書作

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宋世家載鴻範篇與古
文尚書同疑即孟堅所謂多從孔安國問用古文說
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今姑仍之辨詳見後
按段玉裁曰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
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駰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
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足怪此處集
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
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駰前已有改
之今本史記未可盡信也
尚書大傳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案此句見孔子集語卷下及繹史八十六蓋即釋洪範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

思曰㕡　㕡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㕡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聰作謀㕡作聖○應劭曰㕡通也上聰則下謀故聽爲謀也○張晏曰㕡通達以至於聖

案說文㕡在谷部云深通川也睿在𣦼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㕡與睿截然兩字矣集韻十三祭

云㪣古文作睿容以睿容爲一字殊誤辨詳見後今本漢書作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疑亦出後人所改也

又案尚書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晣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

庶徵之意休咎皆肅乂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皆不由君何不然之甚乎喬樅謂鴻範五事雖據人君爲說要當君臣各敬用其事觀鄭君尙書大傳注其誼自明但不必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反致費辭鄭注尙書云云據古文家說也其據大傳云云用今文家說也義實亦互相備耳觀馬融注尙書解聰作謀云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應劭注漢書亦云上聰則下謀故曰聰作謀與馬鄭解合蓋東漢之末古文尙書已顯於世通儒多涉獵之故應劭時亦兼採古文尙書說也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〇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〇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〇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星辰○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塡星迺為之動○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塡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

案五常所屬漢書天文志以智屬水信屬土禮記中

庸鄭注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說各不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爲智與天文志合攷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

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
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與
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
也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
也而乾坤鑿度則云運五行先水次木次火次土及
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
閉亦兩說兼載者蓋土總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
得土之生氣五（五行大義云寅爲陽始申爲陰始自辰數至申數五自戌數至寅數亦五也揚
子太元云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得土之數辰）
又水之所歸也故土爲信爲智兼二誼也白虎通曰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言口爲之候是信之誼也言土主變化是智之誼也易是類謀曰乾建度坤拒謀注云坤爲土土性智故謀屬焉水亦得兼二誼者五藏配以六府水府有二膀胱者水之府三焦者亦水之府也水所以有二府者水屬陰陰數偶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亦其象也孔子曰智者樂水則智屬水矣素問曰腎者作強

之官伎巧出焉巧即智之謂孟子曰智譬則巧也是其閉謂易乾坤鑿度曰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漢書翼奉傳注晉灼引翼氏五性云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戊土也癸水也揚子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五者土之數也而癸得之故信可知古訓如是後之說經者或專舉一說或兼存二說其說竝通非有違異也

衍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

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爲言言曰從從作
乂乂時暘若厥福康甯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咎憂
火爲視視曰明明作晢晢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
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
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土爲思思心曰
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心失厥咎霿厥罰
常風厥極凶短折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案明作晢尚書正義云哲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
悊智也鄭本作晢則讀爲晢段玉裁曰按說文日部
晢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

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鴻範五行傳作悊而孟堅因之子雍從之作悊訓智此假悊爲哲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晢云君視明則臣照晢照晢二字與說文昭晰同與易之明辨晢也同解非讀爲哲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爲昭晢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爲照悊又引正義云晢讀爲哲按正義鄭本作晢則讀爲哲玩則字知讀爲哲非鄭語皆非耳宋元本注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晢則讀爲哲作正義者不假分別悊哲之不同但以哲與晢則異耳漢書多悊哲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悊刑法志云聖人旣躬明悊之性悊民惟刑皆躬哲字也者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

作知古者哲訓知因以知代哲如夏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智知通用宋世家以智代哲者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或問說文口部哲字下又出悊字云哲或从心然則哲悊同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應之曰心部悊敬也此許君原書也口部悊同哲此必後人據漢書羼入者也讀書賸識古書之正譌段說是巳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亦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今本脫云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禦思心於有尤此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今刻本無此二字文獻過考有一事失則逆人之心又云包貌言視

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云君思心不通又云思心曰土又云晉與思心之咎同耳又云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秇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五曰思心今本無心思心曰容今本無心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容寬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土為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今本譌作土為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曰思心霿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

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此九證也惟今文
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
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學者不知有思心往
往妄爲刪改又漢書五行志引鴻範此經思下無心
者小顏依古文尚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思慮按劭
當云思心心思慮也此用班語爲注思心古文作思今本應
注纔三字淺人刪改之本也段說甚精碻
又案古文尚書思曰睿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段玉
裁云洪範五行傳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此據孔安國本以

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五事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又曰思心今本無心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其證三也五行志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

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容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倘易爲他字則不相貫弗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粵耕古文言由耕一例其下文崇睿字云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偭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容謂容睿爲一字以傅合古文尚書說文容在谷部深通川也睿在𣦼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容與睿截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爲容通也移置古文作睿

之上強令睿睿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

張注當云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

四字刪改之曰容通達以至於聖纔七字不可讀小

顏之誤實因不解古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尚書直

訓爲古字因謂容與睿同字容爲睿字誤重仳𣪩繆

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容者其證五也高誘戰國

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證六也司

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

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叡豈從鄭大傳注與詩小

雅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

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按此鄭引古文尚書也故睿不作容敬不作羞其不依尚書原文者依詩經文爲序也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囟聲向時錢辛楣少詹事亦舉爲睿作容之證玉裁按容乃睿之字誤不得因伏董劉班說爲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字非訓尚書也今本尚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耳不當爲是不完之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言從也豈成文理乎容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容川然思與容雙聲故以容訓思此如髮拔也尾微也門聞也戶護也皆

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容矣說文之睿誤爲容漢書之容誤更爲睿眞是物必有耦至於容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容古文作𥥛說文引容畎澮小篆叡古文作睿此形異也容私閏切睿以芮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深也馬注尙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思如容川而不期於睿則雖有深而不通者矣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容猶容曰睿也僞事當言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三於睿則恐失之深刻玉裁按漢人所徵引尙書見於

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若鴻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聖獨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引容作聖容眾之說尤爲顯白蓋事言容字義長竊有未安古文睿字輿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並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尹文引尚書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又如孜始昉於唐山甫刑見於禮記䜟䜟始言草錄於公羊是可證矣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

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

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問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

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說
然與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並同此說是
也伏生箕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為春為木
西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土寄
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
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為震言主說為兌聽者
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於物為離又云震為足
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
動也又云坎為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
故為耳痛兌得震聲故為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為

忠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雨乃貌不恭劉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既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既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

耳此說在漢俗儒翔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與肅應則象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又與乂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爲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即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即以日爲火況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

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鴻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性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

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旣是醫病之法則與鴻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鴻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家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爲一至許慎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

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說旣斥其與醫理不合君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矣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喬樅謂王氏之說未諦蓋五行有相生之序有相克之序禹貢之六府孔修左氏傳以水火金木土穀言之此相克之序也洪範之六沴作見伏生傳以木火土金水言之此相生之序也五行有生數之次有成數之次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此成數之次也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生數之次也惟月

令中央土其數五與鴻範土數同鄭注以爲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然則知五行或以相生爲序或以相克爲序或以生數而言或以成數而言義各有取不必强合使一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曰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

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今攷鴻範五行傳言長事一曰貌次二事曰言次三事曰視次四事曰聽次五事曰思心鄭注云貌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按此亦以相克為序但與六府又有順數逆數之不同六府之水火金木土皆已之所克順而數之者也五事之木金火水土皆已之所受克逆而數之者也至鴻範五行傳言人君行政之失則首言木不曲直次以火不炎上次以稼穡不成次以金不從革終以水不潤下是六沴之作與五行五事次序又不相同而與董子論五行之義適合

蓋人君行政必順天之道天時首春王木次夏王火次季夏王中央土次秋王金次冬王水故以木為五行之始土為五行之中水為五行之終王者發於其政必順天次之序而行也按齊詩四始之說毛詩正義引氾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陳四始言木火金水本始之氣而不及土土所以不為始者木火金水非土不成土王於四季為四行之主卽月令季夏中央土之誼亦卽鴻範傳土次木火與金水中之誼春秋繁露所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

居中央相受而布者與此誼正同鴻範五行傳首言
木者傳皆王王事而言此卽易帝出乎震之義易乾
鑿度載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五德以木爲首亦
同此義也齊詩五際之說鄭頡引詩氾歷樞曰卯酉
之際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亦
與鴻範五事之次適合貌曰木言曰金此卽卯酉之
際也視曰火聽曰水此卽午亥之際也思心曰土此
卽戌際也宋均注氾歷樞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
亥之間乾所據者按戌爲土位戌亥之間乾據之有

君之象焉白虎通論五行曰行有五時有四何土尊
不論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鄭注鴻範五行傳曰
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所以殖
萬物之命者也然則思心之失厥咎尤重五際之戹
尤以戌爲大故郎顗於順帝陽嘉中條對七事言於
詩三朞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今年仲竟
來命入季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改元更始也齊詩三
朞之法汜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
所定位陰陽之氣週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
始此即鴻範五行一曰水以水爲始之誼亦即周易

繫傳天一生水之謂也據此諸說亦足證五行先後之序各有不同者固各有所取義必欲比而同之則是執一不通之論未可爲訓也

鴻範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〇注長猶君也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生氣失故於人則爲惡服貌之飾也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雞畜之有冠

翼者也屬貌痾病也下體生上之痾貌氣失之病也書

本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

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

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

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

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既時則

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韋昭

曰下體生上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

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案五行志又云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天文東方辰爲龍星[illegible]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旣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班不從劉歆說者以五行傳是伏生所傳授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

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與今文家尙書說不合
故所不取或曰歆好古文尙書者歆傳當是用古文
說爾從謂予政亦嘗據中古文尙書考其同異而其
傳仍與夏侯等同可見古文今文於鴻範五行五事
休咎之徵竝無異說又班氏一再引劉歆說以爲嬴
蟲之孼屬思心不容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孼思
心蠃蟲孼也作思心作容皆歆用今文尙書之驗然
則歆傳之獨異者蓋亦未免好奇之過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孼時則有雞

痾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
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
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
侵制不顧君上 四以薦饑
又曰上 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
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
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

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彌積然後生水雨之災

太平御覽咎徵部鴻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為已至異為方來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秋霜不降雷不藏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

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為首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臣聞鴻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

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續漢書五行志贊曰皇極維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侵下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眚或妄氣炎以觀

三國志秦宓傳宓報李權書曰鴻範記災發於言貌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金○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殺氣失故於人爲憂詩之言志也蝝螽螟蝗之類蟲之

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夫音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曰舌之痾者言氣失之病也

漢書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鴻範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

又曰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享〻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

案據應劭注以艾字訓安當本之今文家尚書章句亦漢經師相傳舊說也鄭君訓艾爲治者三家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別故各守其師說間有不同耳

段玉裁曰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偁引或以傳繫之經或以緯系之經此類是已暘尚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暘五行志及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

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甯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

於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云云與伏生大傳義異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案續志又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則是應劭等亦兼存異義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

從之惟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

案劉昭續志注補引春秋說如此今攷其說與鴻範五行傳大恉相同故附載之亦足以見春秋說亦用今文家尚書之學也

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又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以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又曰犬守禦者也

藝文類聚鴻範五行傳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於乾不得水也

案藝文類聚又引君持亢陽之節云云與隋志引言傳文同惟興師動衆上有暴虐於民四字無過度二

字又太平御覽咎徵部引與藝文類聚略同
開元占經百十三犬禍五行傳曰下旣非君上之刑畏
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歌口事也氣逆則惡言
至或有怪謠以此占之故曰詩妖古者人君必視人民
聽其歌謠以省國政
又一百十九五行傳曰犬旤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
也言氣毀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氣犬多狂死
或言氣亂則犬為怪以期占之
又一百二十五行傳曰介蟲者小蟲有甲能飛揚之類
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

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收雷不發

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微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也於陽故暘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

又訂鬼篇曰世謂童謡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謡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巫含陽能見爲妖者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

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案王充論衡多用今文尚書說茲言毒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相直訂鬼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同氣其誼與漢書所載鴻範五行傳異而於古尚書說有適合者許慎五經異義載古尚書說云脾木也肺火也肝金也腎水也心土也今按其說亦具有義理脾主四肢手足者容貌之動也猶木有枝幹也故脾

屬木肺主音聲語言　也火之氣發揚於上
者肺教也言其氣敎發也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肝
主目目者肝之使明能察物猶金之内景鑑物好醜
莫逍其形也故肝屬金腎引也主引水氣灌注諸脉
也坎之象爲耳耳者腎之候也故腎屬水金木水火
以土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思心屬土也白虎
通情性篇云肝者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
也鼻爲之候心者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
也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既引元命
包以證其說又云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

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則亦兼存異義以備一解論衡所述鴻範之義以火爲口同類即所謂心繫於口者心之候也以言爲火同氣即所謂肺主音聲言於五行屬火也許氏五經異義據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從古尚書說而說文解字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博士說者今文尚書家言也肉部又云肝木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脾爲土藏則心乃火藏也許意似以今文尚書說爲定論與五經異義所從不同蓋師說相傳由來

已久雖折衷以求一是而於異義亦存而不廢學者
博觀而會通之不可泥於一家之言是此而非彼也
又案開元占經三十引鴻範五行傳云熒惑於五常
爲禮五事爲視禮虧視失則熒惑爲旱災爲妖言爲
火怪占經四十五引五行傳云太白於五常爲義於
五事爲言義虧言失則太白爲變動是五事之言本
屬金爲妖言爲火之變異此卽金制於火火能爍金
之誼當分別言從與妖言而二之論衡言毒訂鬼二
篇專指妖言而論其誼亦本於鴻範五行傳王鳴盛
尚書後案乃謂王充說以言改屬火此漢俗儒叔爲

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故也蓋亦考之不審耳若劉向之以恒雨即大水雨與水源本相連及向之五行傳與夏侯氏同並無異詞更不得泥此一端誣向之改貌以爲屬水也至於今文家歐陽夏侯等說鄭駁異義所信從者王氏乃云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顯然不思形象相配與氣質相屬理無二致義有同歸必以其從同者强析爲岐異則既誣歐陽並且誣鄭毋乃自相刺謬乎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

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〇注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荼緩也君臣不瞭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也長氣失故於人爲疾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蠃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

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

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奥也奥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奥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

羊上角下蹏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曰若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師古曰奧讀曰燠燠煖也螽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也

案五行志引劉歆以爲蠃蟲之孽屬思心不容與伏生大傳異又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案續志又云蠃蟲劉歆傳以爲水蟲劉昭注備於厥咎舒引讖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其說亦與五行傳相發明也

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又引鴻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

南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眾之象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掩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案王者能知疑知字是哲之誤下文云哲者王夏可

證

鴻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藏氣失故於人爲貧鼓聽之應也魚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水者也豕畜之居閑衞而聽者也耳痾聽氣失之病

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

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聽察聽氣毀故有豕旤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

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

案五行志引劉歆傳曰有介蟲孽也又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又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諸如此類皆歆說與夏侯等不同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案續志又云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蠏之屬也與五行傳說異

又案劉昭注補引馬融尚書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又引易傳曰誅罰絶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是昭意以咎徵爲不聰之應聰謀皆就君上言之不必分屬上下喬樅謂馬融用古尚書說故解與今文家微有不同要其說亦互相備也今文尚書以恭肅從乂明哲聰謀容聖皆就君身爲解漢書五行志

引五行傳說云云皆其明證尚書正義引鄭君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注尚書亦用古文說故與馬融解合其注伏生大傳則用今文說云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皆就君上言之與漢書志所引五行傳說一一脗合惟於傳言咎徵之應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

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肓矣蓋君臣一體補出入臣一層明臣亦當敬用五事於義尤備若不觀其會通但泥於一隅之見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則顯與下文庶徵曰肅時雨若云云誼不一貫誠有如沖遠所譏庶徵之應休咎皆肅乂明聰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不由君矣以馬鄭大儒豈其所見出沖遠下哉攷南齊書五行志引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

罰常雨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急慢而不敬上下失道
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又曰上下不相信大
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則固明明兼君臣上
下言之五行志所引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
雨亦已明明兼上下言之何得謂休咎所致恐不由
君耶又攷詩小雅小旻篇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
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箋云天下諸侯雖無
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
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
而任之爲治據此足見鴻範五事實包君與民言之

則又不獨兼君臣而已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推言其故且廣之於天下非止君之一身也董子之時今文尚書始萌芽古文尚書雖出孔壁世無能通之者而其解五事已有此說則知

此爲經師相承古訓交合此諸說而觀其會通則知
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特欲見君臣一
體休咎之應亦君臣共致之故著此誼爾
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
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又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
又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
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
又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
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

者陽脅陰之符也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隋志洪範五行傳曰雪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

又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所致

又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為灾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洪範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

上則日蝕雨雹殺鳥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鴻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骫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

沴土〇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
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明則可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
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
明其事也霿眊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眊矣思心曰
土土王四時三王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
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殖氣
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夜
讀曰液華當爲夸夸蛃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地厚
德載物牛負之任重者也屬思心心腹之痾思心氣失
之病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

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强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旤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口[illegible]

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臝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

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
喬樅謂歆傳言庶徵常風之應以六鶂退飛象宋襄
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爲常風之罰是亦其用今文
尚書之一明驗也若古文以容作睿訓爲通達則顯
與歆傳云云不合故知歆傳亦今文家言雖其說獨
異而班氏亦附載之以備參攷云

漢書敘傳曰思心既霿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
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
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

木水火沴土

案續志又云華孽劉歆傳爲贏蟲之孽謂螟屬也

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案志文作睿今改正其過在於瞀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

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隋志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
謂華孽
又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
開元占經三鴻範五行傳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
色是謂易常天裂見人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
兆
開元占經十八鴻範五行傳曰日正晝而冥晦者陰反爲

陽臣反制君也

開元占經四尙書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爲下不靜兵數動也

又引劉向鴻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

案尙書夏侯說當卽夏侯始昌五行傳之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記宋世家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

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曰鴻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

又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又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

論衡識曰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灾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

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祭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灾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迺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驥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禹遵之

漢書刑法志曰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其所繇來者上矣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又曰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

家藝文志又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其所長也喬樅謂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成郭室舍是卽八政中司空之事法家出於理官亦卽八政中司寇之事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也攷曲禮正義引鄭大傳注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此八政皆爲六

職所掌之事矣尚書後案曰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
演宜爲夏制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周語云昔我
先王世后稷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
舜又改名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
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
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
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如此鄭言秩宗舜時始
置則夏秩宗必沿虞制也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
攝位與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並同

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
必因夏制也司徒虞官夏因之司寇虞時本號作士
據此經則夏已改司寇矣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
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
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禮記疏引鄭云堯
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云
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
云高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
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四十四之下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六

今尚書十一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史記宋世家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集解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

桒應劭漢書五行志注釋卝用五紀云合成五行爲

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江聲以爲厤數卽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厤數亦該其中矣江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啓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朔望朏晦以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永短昏昕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逡以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黄赤道相直嬴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者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

也

又案洪範五紀四曰星辰尚書正義引鄭注以星爲五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又引鄭元曰星五星也兩存其說王鳴盛云堯典疏言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尚書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喬樅謂王說非是攷左傳昭七年載士文伯對晉侯語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六物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

謂辰則星辰之爲二物此其確證觀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於招搖引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又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引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五行志載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又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則洪範傳於星儿兼及彗

孛豈於五星而反不及之開元占經引洪範傳及洪範天文星辰變占皆歷舉五星所行合散犯守之類尤足證五祀星辰之該五星而言矣史記天官書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云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又云察厤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則五星亦厤數所必考驗者孔穎達乃以爲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王鳴盛又以爲五星止以占變與厤數無關豈通論哉

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期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又日月星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

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

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

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易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董仲舒策曰天使陽出布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陰以成歲爲名此天道也

春秋繁露曰四時者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故四時成歲天之道也

劉氏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

漢書李尋傳尋上書曰月者衆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滋蕃熒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

史記天官書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贏縮有度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龜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之信

劉向說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

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開元占經五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曰其氣布德而主在地日德者生之類也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

開元占經七洪範傳曰日抱珥重光以見吉祥君獲慶賀福祿並降

開元占經九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

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衆者其亂衆稀者亂亦稀

又引洪範傳曰人君失序享固不明臣下瞀亂羣陰蔽陽則日月薄蝕汶闇暗昧若蝕從乙起背璚縱橫賊亂交爭兵革竝行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必以朔非朔爲薄蝕陰盛侵陽其君困不出三年日蝕皆蝕合朔不當蝕晦蝕晦者陽行遲陰行疾君舒臣驕之應也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貫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象也

開元占經十洪範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則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鄭注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逡遁不進君政緩則

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案漢書五行志文與此洪範傳同是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側匿漢書作仄匿劉歆作縮朒仄匿猶縮朒也孟康注漢書云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匿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是也天文志言月行以晦朔决之卽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又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西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案班志又引劉歆傳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與向傳誼異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開元占經十二劉向洪範傳曰月背璚臣欲爲邪也其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則爲逆其色赤中青外無芒刺爲謀此數見郎國凶且背且抱爲不和有欲爲忠有欲爲逆者也

又引劉向洪範傳曰月蝕熒惑在角亢憂在中宮非賊而盜也有内亂一日有死相若戮者貴人兵死讒臣在傍

又引洪範傳曰月蝕填星左輿鬼西八九尺百日爲饑民流千里

占經十三劉向洪範傳曰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一家事

坐罷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曰國有反臣

占經十四劉向洪範傳曰月入南河戍門民疾疫

釋名釋天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

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

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開元占經二十三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引洪範傳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變色○又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牵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元注案厤法歲星一見三百六十五日而伏三十五日一千三百三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一奇四十五復見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衆家之說皆十二年而一周天准此微爲踈矣

占經三十洪範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熒惑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夜半甲子時與五星俱起於牵牛前五

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二歲一周天也元汪案厤法熒惑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奇六十二歲一周天

占經三十八五行傳曰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又引五行傳曰填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歲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元汪案厤法塡星一年平行十三度十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分度之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二十九年百六十八日千九百七十六分日之千一百三十七而周天是三百八十三年而十三周天

占經四十五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又引洪範傳曰太白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一歲一周天元注案厤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三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三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歲一周天

占經四十六劉向洪範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蜺則太白變色逆行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

爲瞀亂擢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瞀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右行迅疾常與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四時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辰星夕見西方三十日而伏二十二日而晨見東方三十日而伏伏入三十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復又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百一十五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度數亦如之是七十七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說皆云辰星效四仲以爲謬矣丞相之象一歲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四仲災變生人民大饑穀不榮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溫夏寒害

傷人

開元占經二十洪範傳曰金木合於觜爲白衣之會

占經二十一劉向洪範傳曰火水合於斗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注案洪範天文星辰變占曰漢景帝元年十一月熒惑與辰星合於斗後三年吳王濞變七國同舉兵反漢太尉周亞夫敗之

占經二十二五行傳曰填星辰星合於危齊分占曰爲壅沮若得水爲壞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將有覆軍

又引洪範傳曰金水合婺女有變謀爲兵憂

占經二十三五行傳曰歲星起舍而前爲盈退舍而後

為猾盜其國有兵猾其國有憂

占經三十一劉向洪範傳曰鉤鈐天子御也熒惑守之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則死注案洪範傳曰漢宣帝本始元年熒惑守房其後六年奉車都尉霍山舉家謀反誅

占經三十二五行傳曰熒惑與斗晨出東方因留守斗其國絕嗣熒惑守南斗爲亂爲賊爲兵守之久其國殄亡絕嗣

占經三十三五行傳曰熒惑行畢至昴爲死喪

占經三十四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入輿鬼大賊在大人之側注引五行傳曰漢宣帝本始四年熒惑入輿鬼天質後三年霍氏謀反之應也

占經三十五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者

占經四十二五行傳曰填星當在觜參而去東井亡地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漢高三年辰星出四孟後二年漢滅楚也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行其行左兵左行有兵兵罷一日辰星一時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中而兵起○又曰辰星亂行水流湯湯兵革搶滄淮使之治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又曰辰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占經五十五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

占經四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者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

占經八十九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見觜觿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者

占經八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爱爱者亂之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孛孛者猶有妨蔽有所傷害也

占經九十劉向洪範傳曰孛入於斗邪亂之臣將弒其

君○又引洪範傳曰孛星入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受兵

占經八十五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

占經八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弩之象也枉矢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釋名釋天曰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枉矢齊魯謂光景爲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亦言其氣枉暴有所災害也

開元占經六十洪範傳曰東方七宿七十三度今七十
四度四分度之三
占經六十一洪範傳曰北方七宿九十九度今九十八
度四分度之一
占經六十二劉向洪範傳曰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今八
十度
占經六十三洪範傳曰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今一百
十二度
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
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巳曰大荒

落四月出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申曰涒灘七月出在酉曰作詻爾雅作作噩八月出在戌曰掩茂九月出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

案史記天官書云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又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正義引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索隱引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

也歲星名爲紀星此淇範五紀所由以歲爲首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歲與塡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晋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塡合則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與塡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塡太白四星與辰鬥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焠晋灼曰火入水故曰焠也與金合

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溼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塡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鬥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鬥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星以饑熒惑以亂塡以殺太白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塡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

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蕩滌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

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
行則年穀豐昌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
為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古厤五星之推亡逆
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已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厤者正
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
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
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然而厤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
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
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

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顓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案天文志所稱夏氏日月傳星傳疑卽夏侯氏洪範五行傳也五行志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是夏侯有洪範五行傳之證藝文志但載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與許商五行傳記不及夏侯傳者攷志有大小夏侯尚書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則夏侯五行傳當即具於章句解故中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濶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歴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

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
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曰中宮天極星紫宮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
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
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
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東宮蒼龍
房心心爲明堂房爲天府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
之廷權軒轅黃龍體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
舍北宮元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

又曰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靑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觽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漢書律厤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終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周爲二月終於危十五度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

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淸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周為六月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周為七月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周為八月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周為九月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商為十月終於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周為十一月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角
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
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
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
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
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漢書律厤志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
五紀明厤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厤紀服色從
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
又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

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厤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厤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

釋名釋天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殷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周曰年年進也進而前也月缺也滿則缺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

唐書厤志日度議洪範傳曰厤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太平御覽十六洪範五行傳曰厤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厤也

續漢書律厤志曰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旣立以

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厤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厤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厤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厤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

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卓匪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分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

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厤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厤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用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又曰厤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揆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月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

中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
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
沒沒分於終中中終於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
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
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之
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
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元元法四千五百六
十。劉邵注補引象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
盡一其厤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

鄭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泝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史記宋世家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曰馬融曰言當斂時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斂是五福致衆

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女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

案敷傅古相通用

漢書谷永傳承對曰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

史記宋世家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集解曰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

舍也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熹平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人無有下闕

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本篇

毋偏毋黨字作毋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

文尙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史記宋世家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

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

寡而畏高明。集解曰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案康史記作安攸史記作所皆以訓故字代經文也

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不叶于極不罹于咎　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尚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又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案僞孔傳本離作罹攷罹字不見說文史記載洪範文作離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協作叶離作罹鰥作矜叶者古文協字矜與鰥古通易彖傳云離麗也二

字義同縭矜離麗蓋三家之異文尚書釋文云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力馳反者離字之音也來多反者羅字之音也周禮以入梓麗邦灋注云杜子春讀爲羅然則離麗羅三者同矣作罹非是段玉裁曰罹字蓋羅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故離羅通用而後人區別太多失其古義古音乃罕知罹即羅矣

無侮鰥寡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鰥寡

案僞孔傳本作無虐煢獨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此馬本與今文同也惟煢獨二字則馬本同古文今

據劉向列女傳作毋侮與尚書大傳合後漢書作無
侮亦據今文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史記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
解曰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熹平石經□□□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
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
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
其昌
使循其行

潛夫論思賢篇書云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案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鳴盛云未詳段玉裁云按循蓋修之誤字之誤也修蓋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修循互譌者多矣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多作國蓋避高祖諱而改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史記宋世家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其

家時人斯其辜

案不能僞孔傳本作弗能

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曰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案僞孔傳本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今據史記載今文尚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尚書注云無好于女家之人則鄭本古文尚書亦無德字以無好女爲句

也王氏念孫曰于其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爲韻段玉裁云王說是也孔本經亦無德字而孔傳有之因或增入經文尙書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與多有用注增經者如亦不言其有德用注增入字朕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是已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曰馬融曰好私好

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釁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

荀子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

案毋無義誼有或古皆每相通用高注云好私好也與馬融訓同則今文家古文家竝無異義也說文女部云㚬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㚬王鳴盛

曰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毋多所⿰丑攵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則云美也从女子玉篇女部好字云美也又愛好也妞字云姓也亦作⿰丑攵則直以美好愛好併為一字而以⿰丑攵為姓氏矣段玉裁曰古音好讀如杽⿰丑攵丑聲古音蓋讀如鈕或如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丑攵為好蓋孔壁古文如是許君引書如尚狟狟假狟作桓也如布重莧席假莧作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法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知此恉乃訓⿰丑攵云愛而不釋也王氏惑其說謂說文姓當作性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美姬姑嬴

姚燃嫣妘姺玟娸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固不可誣平壁中本作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也段氏說是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便便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黨平石經口口口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則知今文尚書無督作毋字也

不偏不黨　不黨不偏

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質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按據此引書作便便則宋世家載洪範文當同作便便其作平平者乃後轉寫改之耳徐廣史記音義云便一作辯蓋古文便作釆與平相似後人多誤改爲平字如釆與平秩五帝紀作便章便程鄭誕生本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辨程是已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漢書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禮匡人職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史記宋世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集解曰鄭元曰會
其有極謂君也當衆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
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宋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
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曰馬
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
行之用是教訓於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
敷陳其言於下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
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按夷古文尚書作彝彝夷古通用字毛詩蒸民篇民
之秉彝三家詩作秉夷孟子書亦作秉夷皆其證也
觀馬注釋是彝是訓之訓爲教訓釋于帝其訓之訓

爲順天王肅釋是訓是行之訓爲順行民言皆與史記合是古文今文兩家解詁竝同也

案江聲王鳴盛竝云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僞孔本概作皇非也喬樅謂洪範皇極皇字皆當作君字解不必訓皇爲大如以皇爲大則皇之不極訓爲大之不極近於不詞矣觀下文經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爲中實兼上下言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云民納言於

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若皇不訓君則皇之不極亦不能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一例同舉也五行傳解作皇君也其義確不可易伏生大傳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作皇極蓋謂皇王古通三家今文本亦或有不同而其誼則皆訓作君也觀鄭君大傳注云王君也極中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爲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是鄭亦以作王極爲允後儒以三家今文王或有作皇者遂改訓皇字爲大如後漢書楊賜傳劉昭注引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此乃後儒所改之訓非今文家

師說之古誼也史記用歐陽尚書本班書用夏侯尚書本皇字皆作王字解是其顯證攷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名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之爲誼所包者廣不必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

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是从伏生本作王訓王爲君於誼實長說文解字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而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此漢儒相承師說今文古文兩家誼皆相同也

史記宋世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集解曰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聖人在上其君不論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

母也毋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
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
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
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
謂也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
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
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
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

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潛夫論邊議篇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

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眘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眘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氣失故常陰也天爲剛

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

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亂謂薄食鬬並見逆謂贏
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
者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案晉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先大夫曰劉昭注云尚
書大傳作瞀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瞀是也
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作霿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
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補之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恒陰厥極
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臣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

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簒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言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眊音老耄。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

又夏侯勝傳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

案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昌自敗爲文○注曰尚書大傳皇作王眊作瞀

後漢書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南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霿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

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强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爲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隋志洪範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鬭者兵革之象也。又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淵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是不建之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曰鄭元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案詩烝民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正義引鄭君尚書注與集解引同鄭注又曰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鄭以此屬人臣言者蓋人君艾用三德已具於九疇中故應劭注五行志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此節自宜屬臣言之於誼乃備也

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闕
案隷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三德上無六字與
史記同此今文尚書之確證也
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宋隱
曰內當爲變變和也
案古文尚書不友作弗友內友作燮友與史記文異
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
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
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差正之是鄭君訓友爲順訓燮爲和也段玉裁曰按古內入通用入燮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史記宋世家沈漸剛克高明柔克○集解曰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按據集解引馬注云云則馬本尚書作沈潛與史記文異攷左氏文五年傳甯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與史記合又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退

漸卽沈潛蓋今文尚書皆作沈漸剛克也

漢書叙傳曰高明柔克

高明柔克

後漢書鄭興傳曰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之政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克勝也勝誼乃剋之訓見釋詁剋字蓋亦三家之異文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史記宋世家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曰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案公羊傳成元年疏引鄭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害于女家禍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尚書正義引王肅云不言王關諸侯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辟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不言王而言辟故馬鄭王竝以爲關諸侯

也

臣亡有作威作福玉食　民用僭慝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

案段玉裁曰古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按嘉釋書言民用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慝爲忒顏注

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長尚書釋文引馬云忒惡也

此又謂假忒爲慝也

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

又叙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

又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勳奏言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

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害而家凶于而國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而凶于而國

熹平石經□□□□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僻頗辟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據此凶上有而字爲異是亦三家今文本各有不同之驗也王肅注云必滅家復害其國是因家而逮及國則有而字者是

三國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卜五占之用二衍貣

史記宋世家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

集解曰涕尙書作圛徐廣曰涕一曰濟霧一曰被鄭元

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圛孔安國曰氣駱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

按隸古定本尚書作曰雨曰霽曰雺曰圛曰克曰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與史記文異裴駰史記
集解引鄭尚書注曰五謂雨濟圛雺克也而鄭君周
禮大卜注引洪範作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克皆以
圛在雺蟊之上與史記載洪範文次第正合則今本
尚書之倒其次非是也攷爾疋釋天曰濟謂之霽是
濟霽詁通淮南時則訓曰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
高誘注曰濟止也此經濟與雨對故鄭以霽爲加雨
止之雲氣在上也說文口部曰圛回行也从口睪聲
商書曰日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段玉裁曰
按圛回行也是圛字本義商書曰日圛卽洪範之曰

圛也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是洪範曰圛之義鄭君大卜注引洪範曰圛正與許氏所引同廣韵引說文所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不誤今說文各本商譌尙少一曰字又無者字誤也正義曰古文尙書即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挍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圛今定本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玉裁按正義誤也此字今文尙書作悌古文尙書作

圛今文尚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古文尚書者馬鄭王本皆作曰圛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尚書涕爲圛者謂今文尚書之涕古文尚書作圛則尚書涕可爲圛以是證之則毛詩涕與悌同聲悌亦可讀爲圛而訓明也今文尚書作涕古文尚書作圛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詩箋轉寫譌涕爲悌又於涕爲圛之上增一以字遂滋繆誤賈逵所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其書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爲之說故舛誤若此史記之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涕弟夷相似故多亂之說文鵜胡或作鶇是已

霿從雨敄聲故徐邈音亡鉤反釋文原本亦大書霿字而兼引徐氏反語是僞孔本經文同作曰霿傳云霿蒙句陰闇也衛包乃以蒙改霿其經文曰圛傳云圛氣落驛不連屬也衛包乃以驛改圛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曰曰霿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霿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則蒙是闇義故以霿爲兆蒙是陰闇也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經文作霿不作蒙甚顯白周禮大卜注引書作蟊劉昌宗讀莫構反沈重音謀爾雅音義曰霿亡公亡侯二反凡敄聲孜聲之字亡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霿蟊皆敄聲故亦借蟊周禮疏

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冥也史記集解引鄭注作氣不釋鬱冥也澤字是釋字非也圛訓色澤雺訓色不澤反對之詞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即霚之俗霚與雺一字（雺亦可音蒙詩小雅務與我者）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徐廣史記記曰霧一作被錢氏曉徵以為被當是霚之譌與駮淺原之淺為滅皆是傳寫之誤說文卜部曰𠧪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曰貞曰𠧪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字卜五占用二衍忒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屬衍忒宋世家亦云

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忒宋世家作貣古多
假借貣爲忒雩霧忒貳皆可通之字也段說確甚喬
樅又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占用二占筮也是馬以占
屬貞悔矣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
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當推衍
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據此是
馬融王肅皆讀占之用爲句與鄭不同馬王皆從古
文家說鄭則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也王鳴
盛云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
聲京房說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貞从卜則卦

亦宜從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而卟字遂廢不用矣
占覘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卜爲占卜兆故周禮占
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又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是筮卦亦
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貣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
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讀非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宋世家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

義也

案儀禮士喪禮疏引鄭尚書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也與郊祀志誼同或疑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殆不可援彼以實之喬樅謂此不然也鄭于大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兆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內出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又引杜子春云玉兆顓頊之兆瓦兆帝

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虙犧歸藏黃帝鄭以原爲原田謂上古以來其法有三則不以子春說原兆有周之兆爲然矣喬楸謂子春以連山爲宓犧其說亦非是又子春釋三易但言連山歸藏不及周易意以周易爲文王所演謂因代以題周更不別解耳考之繫辭下篇稱宓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又云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則三易連山當爲神農

氏作歸藏爲黃帝作其周易當爲宓犧氏作矣周易正義引鄭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然則知周易之名宓犧已造此義特文王復修明之本取周普之稱非指周代之謂故易緯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宓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易緯乾坤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而後有乾坤鑿度而後有考靈經注云考靈經考者成也而後有制靈圖注云龜書是也而後有河圖八文垂皇策乾文

文緯與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又曰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炎帝皇帝有易靈緯（注云神農氏師法古易爲考靈緯）又公孫氏注云軒轅易變天道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又周易注云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賢知之於太古垂訓至公孫之後大百六數終遇雨大浩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於後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大行又距禹代洪水浩浩襄陵汨沒五行易又喪元而於泰山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

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書何賢知之而

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恒存據

此所言則伏羲之後神農軒轅並皆作易其有明徵

矣伏羲已作周易至文王特修明之代遠人湮後人

因以周易為文王作此如皇甫謐所云夏人因炎帝

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其義正同耳鄭君易贊

及易論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志載

趙商問鄭君曰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今當從

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並

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

殷周是連山之爲夏易歸藏之爲殷易與周易之爲
文王易近師所云蓋皆謂修明之是亦相因之義也
連山以艮爲首艮卽寅也人生於寅所謂人統以寅
爲正者是也歸藏以坤爲首坤卽丑也地闢於丑所
謂地統以丑爲正者是也周易以乾爲首乾卽子也
天開於子所謂天統以子爲政者是也三易爲天地
人之道卽三正爲天地人之統賈公彥疏釋周易之
誼云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
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
賈疏此說非能臆造必秦漢經師古誼其佚散見於

他說者而實襲取之然則三易之名與三兆之象皆上古以來已有之矣顧上古之時道尙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文王玉門演易復取周易演其卦爻象數爲之繫辭後遂以周易爲有周之易猶夏用連山殷用歸藏或亦繫辭於卦爻之下後遂以連山歸藏爲夏殷之易也又據子春言瓦兆帝堯之兆則原兆疑爲帝舜之兆舜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濬畎澮九州攸同咸則三壤原田之兆其象蓋取諸此與

白虎通蓍龜篇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案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鄭注尚書云從其多者誼本於此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史記宋世家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篇天子至士皆有蓍龜者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

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者耆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信其卦也尚書曰卜三龜禮筮於廟門外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矣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藝文類聚八十二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而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洪範五行傳曰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案曲禮正義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白虎通說蓍龜與洪範五行傳同皆今文尚書說也

謀及庶民

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於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

謀也書謨及庶人

熹平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此經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據石經是今文尚書作民之證尚書正義云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此乃曲爲之說耳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引洪範作庶民然則小司寇注庶人亦當作庶民矣喬樅謂三家尚書本容有不同觀史記及白虎通引洪範文均作庶人此當各存其是不必改之使一也

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又卜列篇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人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從

白虎通蓍龜篇曰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

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更之
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
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
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後漢書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
政必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
論衡狀留篇曰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
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
十莖神靈之物也

論衡卜筮篇曰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用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用蓍龜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據宋世家此二句上多兩而字是今文尚書之本不同也李

悖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韵馬云逢大也是也喬樅謂據漢書王莽傳云奉天洪範心合寳龜又云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則今文尚書家不以逢字句絕也僞孔傳云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反從今文家之說與馬違異誠所未解矣

女則從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集解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宋世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瀆或不精厥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佑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七又初學記十九引洪範傳略同

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

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繇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

處故土氣爲風攷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從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此五氣雨暘風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奧則晦是寒明是奧也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陽時爲休不中則陰恒若爲咎也鄭用五行傳爲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僞孔傳以曰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與是同上文立時人作卜筮亦以

時爲是也一 極無之無史記作亡周禮司市云亡者
使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亡是亡與有無之無同說文
亡部云無亡也从亡無聲此有無之正體字今則無
字廢而不用久矣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
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
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
是來備今本後漢書後人妄改是爲者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
字通耳
又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

咸備各以其叙○章懷注云遈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

案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惠氏定宇說氏者是之假借遈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偽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為

曰時五者四字困學紀聞云五者來備當云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是尚未改也又後漢書律麻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呂平黃龍呂至刑犴呂錯五是呂備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呂備後人据今本尚書易之也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悊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史記宋世家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漢書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悊時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君政治則暘順之悊明也○師古曰奥讀曰燠燠温也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案僞孔傳云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晳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與師古漢書集注引孟康應劭說同照晳即明之諠然則君能照晳三語當亦應劭五行注語而僞孔氏襲取之師古集注

所引應劭注文有不具耳王鳴盛曰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士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段玉裁曰宋世家上文作曰陽此作暘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皆五行志作悊宋世家上文作智此作知不畫一亦當是智字也

庶艸蕃廡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艸蕃滋

案序荀悅漢紀作叙隸古定本尚書亦作叙序與敘

通屮古文草字緜此引作蕃錄古定本尚書同古通用字也無說文林部曰橆豐也从林㚔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庶草緐無段玉裁曰按㚔或說規模字者小徐云或說㚔爲規模之模字也卌數之積也者廣韵廿六緝卌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㚔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韵皆云卌四十也攷說文有廿字古字而無卌字卌字惟見於此蓋即廣韵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曰年卌而見惡焉以卌爲四十字卌與庶同意當云橆與庶同意謂庶以光貌衆盛橆以林

貌衆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爾疋釋故苞
蕪茂豐也釋文曰蕪古本作橆按許說本爾疋爾疋
古本作橆是也隸變橆作無以爲有無字遂改爾雅
之橆茂从艸作蕪鴻範之緐無从广作廡皆非本字
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
則假廡爲無不獨尙書也

班固靈臺詩曰屢升蕃廡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
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
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鄉秋

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宫室完邊城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此見太平御覽引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平均乃不鳴條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翔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𡗝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

庶迎惠言春分之候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言立夏之候薺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强風也强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强言萬物强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天收也秋分之候閶闔盛也言時盛收物蓋藏之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

精大滿也立冬之候言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物也

白虎通八風篇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

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

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

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

明風至清明者精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

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閶

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

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

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

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囹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案白虎通祀八風與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大略相同惟於閶闔風至云申象刑飭囹倉與易說不同象刑之說見伏生尚書大傳知白虎通此篇是用今文

尚書說也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陽若曰舒恒奧若曰急恒寒若曰霿恒風若

宋世家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陽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霿常風若

漢書五行志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孟康曰言惡行之驗○應劭曰僭差人君瞉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服虔曰霿音人備霿○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爲災也備瞉並音構又音寇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急急促自用也雺見冒亂也攷舒字五行傳作荼荼舒古同何休公羊傳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與史記漢書合玉藻諸侯荼鄭注荼讀舒遲之舒攷工記弓人寬緩以荼鄭注及鄭司農並讀舒是其驗也僞孔傳本舒作豫霿作蒙與古文今文皆違異非是霿字史記作霧霚俗字也當作霚五行傳作雺卽霚之省爾雅釋天邢昺疏引洪範云曰雺鄭注云雺聲近蒙尙書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雺王之不極厥咎瞀鄭注云瞀與思心

之咎同耳然則揞當亦霿之省與霿雺同讀霧霚雺

皆聲近字此三家今文之有不同也

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大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暘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奧奧暑也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暘暘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後漢書楊震傳書曰僭恒暘若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論衡寒溫篇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恒寒順之舒則恒燠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

之得數也

又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從易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案段玉裁云今本漢紀作豫此淺人改之不見其上文明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其左驗也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恒奧若○徐彥疏曰洪範文舒遲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大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是也

宋羣經音辨云奧於六切書舒常奧若何休讀今本作燠段玉裁曰按羣經音辨恒作常者避宋諱也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詔曰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又曾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

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

(?)成雨矣

案洪範五行傳於休咎之徵推及雲霧雷霆雪雹木冰之災變今觀董仲舒所言與洪範傳正合則知此

爲孔門七十子之徒所聞微言大義經師遞以相承
其所由來者久矣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
辟歴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
成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乂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
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月時
毋易百穀用成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

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甯○

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案眚僞孔傳本作省眚省古通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又曰乃惟眚災適夫論引之兩眚字皆作省公羊春秋莊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眚是其字古通之證此眚字馬訓爲省察之省則眚乃假借字也又僞孔傳本毋作無畯作俊皆與史記文異段玉裁曰文選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云尚書畯民用康康乃章字之誤是畯與俊同按釋文於太甲上說命下皆曰俊亦作畯是則古文尚書凡俊

字多作畯者喬樅謂如段氏說則洪範篇毋論今文古文字皆作畯矣尙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尙書攷靈耀曰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

先大夫曰玉海天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

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璣以定中星之法也

釋名釋天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宋世家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

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爲妃尙妻之所好故爲風也
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
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
已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王鳴盛曰鄭於
上文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
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
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段玉裁
曰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
謂古文尙書作惟今文作維也
漢書五行志洪範曰厥民惟星

又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論衡明雩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感虛篇曰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又說日篇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

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為僞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糴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王命道頃側故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為之進退風雨寒暑為之不時晷進為羸晷退為縮稽為扶羸者賞無功害民重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諛臣進忠臣退是故邪無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水旱代昌讒諛日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育終不變之

則燠禍日章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矣

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晷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晷短則爲燠人君急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燠故曰豫燠急寒一曰晷長爲潦晷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餘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

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

者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

轉疾事埶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東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案據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言晷景長短寒煖之驗及人君舒急疾遲之應與此天文志並同則知漢書天文志亦多本於洪範五行傳也

鹽鐵論論菑篇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潛夫論述赦篇曰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東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

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夭喪水旱至衡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爲地統故爲地事也

後漢書律曆志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

有暑

案段玉裁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喬樅攷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亦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與荀所引洪範正合段氏謂是今文尚書多此四字非無徵之言也

荀悅漢高后紀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尚書注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攷漢書天

文志言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此經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之從星者日光盛而星光微日現則星光隱故日之從星不可見然以月行推之亦從可知也禮記月令正義又引鄭注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月有九行至夏至南從赤道云云月令正義載鄭尚書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畧同則其說出來久矣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與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厤有

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效其差也借青赤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赤道爲正南立夏赤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厤半

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

而入陰厤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

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又

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

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

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赤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

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

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十八

年過半八行一周古厤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

交常以中交爲主今厤謂之正交古厤自北而南爲

正交今厤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其交也

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厤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宫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此赤道乃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交之九道與九行之赤道名同而實異觀戴分析如是而九道之說於是明矣王鳴盛曰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喬樅

案傳言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並日月亂行之事是自王眚維歲以下至此皆言王極得失之故也鄭君謂洛書有六篇今據洪範五行傳以五事配五行並皇極爲六而八政三德五紀庶徵休咎五福六極以及稽疑之類無不悉該於六者之中以攷其得失然則雒書六篇殆即謂是歟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曰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缺文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日月

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

案鄭注見儀禮通解續引先大夫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畧今無從補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司。注曰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

月九月王聽十月十一月王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
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
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
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
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
則庶民受之。汪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
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
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
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

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合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怵讀

爲猷不猶之猶攸讀爲風雨所飄颻之颻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周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

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注曰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卽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明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

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曰篇名也今亡

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曰篇中大祝贊辭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曰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

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也

無差無頗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於六沴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曰言神靈正直無缺類所謂缺皆是也若民廣爲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下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

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皥之屬也

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尚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皥神勾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尚青田車載弓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牲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

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
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
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言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
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
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
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
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
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
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於巽

隅視必明厥休時煥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壅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膚案膚當作容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崑崙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鐘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斂虐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

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旌旗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戒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歛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飭城郭侵邊境乃令民畋醵厥町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

儺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
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
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
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
尚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
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
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巽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
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
牲先胥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挍外徙止夜樂
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

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日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案六藝流別全載此篇篇題下云伏生尙書大傳紀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碻是伏書皇覽引稱逸禮與此大同攷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魏相之言與此篇大恉亦同蓋王者順時出政十二月各有應行之令順之則吉反之則凶此所謂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史記宋世家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集解曰康甯平安

宗詩旣醉箋曰景福謂五福也正義引鄭洪範注云康甯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正義又云此詩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甯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是景命有僕卽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王鳴盛曰天下

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

肅注專指人君非也

徐幹中論夭壽篇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此

治國之本也

案五福配五事考終命屬貌故以伎好爲文五福之容儀形美與六極之容毀形惡者對文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是知此爲經師相承舊說也僞孔傳以考終命爲各成其短長之命不橫夭其義非是

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紀數如甲子也

案此釋考終命與劉向說苑誼異據漢書李尋鄭寬中均爲小夏侯尙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尙

書此詔是成帝語則其引尚書說當亦本之小夏侯

解詁此三家之異義各有不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宋世家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

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
氣性相感以義言之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
若蒙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
謀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
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
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
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
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
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
次耳攷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是用今文家說

也

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

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尫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